



官版

書集傳

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512  
974  
5



974  
5

第八

明治  
月 年  
日 講



書卷之五

藏山

蔡沉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  
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  
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  
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  
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  
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  
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  
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  
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  
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

言作卷五  
一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  
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

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糒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

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

誥併達中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

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

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

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  
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  
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  
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  
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  
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  
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  
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

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  
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  
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  
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  
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  
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  
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  
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  
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  
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  
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  
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  
用顧畏于民  
之若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  
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  
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  
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  
言作此大邑自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  
神祇自是以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  
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  
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  
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  
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  
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  
則四方朝聘貢賦道  
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  
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下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

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  
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  
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  
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  
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

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  
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  
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  
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  
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  
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  
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  
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  
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  
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  
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俘來以下成王錫命懋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用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

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

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

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

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

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傲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  
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  
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  
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  
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  
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  
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  
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  
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  
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  
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  
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  
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  
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  
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

是不夢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

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眾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于夙夜愆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

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眾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眾也周公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眾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中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佯來毖殷乃命寧予句絕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

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禋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禋。王使人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占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

強無有遘。遇自罹疾患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伾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伾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

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末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

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佅來茲殷又曰王佅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咸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

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

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

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

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爲者彜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疊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祭第祭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

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高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畧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

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

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

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盖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

已甚厚今乃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

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

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

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悔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秦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其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

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  
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  
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  
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  
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  
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  
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  
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  
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  
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  
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  
以開其所欲而  
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  
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  
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  
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  
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  
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

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吳日昃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調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吳。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

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

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

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母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日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母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胥相訓誡惠順譎詐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

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懼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怒以為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

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廼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

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

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也。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



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入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後。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

懼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

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  
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  
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  
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  
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  
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  
故以又曰  
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  
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  
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  
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  
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  
帝惟是之故遂能  
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

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  
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  
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  
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

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畧，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sub>二</sub>在位<sub>一</sub>，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

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

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繁錯焚  
 結欲其解紆黷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  
 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  
 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  
 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  
 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  
 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  
 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  
 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  
 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收終展布四體為久大  
 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  
 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  
 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

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  
 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  
 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  
 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  
 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  
 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  
 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  
 不大念我天  
 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  
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  
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  
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  
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  
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  
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  
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  
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  
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  
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  
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  
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

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

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浚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

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  
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  
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清謂可惑  
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  
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  
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  
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  
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  
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  
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  
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  
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  
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  
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

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  
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  
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  
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  
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  
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  
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  
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  
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  
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  
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  
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  
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對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

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

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

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

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

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賦砮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也言殷民

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

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眾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

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

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  
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  
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  
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  
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  
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  
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  
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  
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

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  
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  
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  
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  
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  
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  
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  
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  
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

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涵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率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  
警動以稜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  
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  
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輜如毛  
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  
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  
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  
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  
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  
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  
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

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  
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  
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  
洵洵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讐服四海  
姦雄之心者。  
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有爾四國  
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攸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澹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

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

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日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士蓋商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  
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  
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  
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  
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  
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  
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厲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  
士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  
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  
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  
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  
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  
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  
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  
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也。冊

###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下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

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

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

也教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

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

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  
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眾醜者也言  
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  
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  
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  
而奄旬萬姓焉旬者并  
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  
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

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  
帝則天職脩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  
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  
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  
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  
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  
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  
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  
長攜僕攜侍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

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

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眾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眾。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

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

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盛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閔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

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文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

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

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

其所以能  
俾又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勤相

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檢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檢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檢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檢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

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式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卷之五

書傳卷之五

指以神重和風用其中隨而無朕朕文思  
 基本以具齊王國今欲其果有濟有  
 以神象主為后家用猶如其河由衣  
 亦亦衣爵種象主以盡為所家風公  
 尤更知其共并善以高刻也國  
 地國公四言對罷而以燕公建  
 王國效左亦對以依用中歸

周公若曰太史何家種公左道爾由歸以具齊

卷五  
 六十一

